

森林游擊隊

巴甫連柯著

近代文學譯叢

森林游擊隊

巴甫連柯著

王仲年譯

平明出版社

近代文學譯叢

書號 233

森林游擊隊

定價 ¥4.800

著者 [蘇聯] 巴甫連柯

譯者 王 仲 年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漢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5 1/8

字數: 87,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1—17600

主要人物表

彼得·謝米昂諾維奇·涅夫斯基——伊爾曼湖區森林看守人

巴維爾

——其子

娜塔里亞

——其女

尼基塔·伐西里也維奇·珂羅節也夫

——當地共產黨領導人

麥德尼珂夫

珂羅斯節列夫

——森林游擊隊領袖，書中故事展開後不久，即遭殺

害

費道爾欽珂夫（以前的鞋匠）

米沙·布略也夫

珂羅賓尼克

費道爾·朱普羅夫

康斯坦丁·朱普羅夫

游擊隊員

——費道爾之子

古龍雅·朱普羅娃

朱普羅夫之姪女

保爾齊珂夫

小學校長

亞歷克西·奧夫查倫珂

紅軍戰士

查哈林

紅軍司令部負責游擊戰事之政委

阿加地·巴甫洛維奇·蘇霍夫

叛徒

波查羅夫

瓦格納爾上尉

德國軍官

斯特勞斯中尉

原書名 The Forest Guerillas
原著者 〔蘇聯〕P. Pavlenko
原出版者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London, 1943.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伊爾曼湖區森林游擊隊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事蹟。作者在本書中刻劃了許多典型人物——堅韌沉著的森林看守人，英明幹練的黨領導者和軍事指揮員，起初懼怯自私，終於轉變過來的小伙子，犧牲個人幸福，獻身祖國神聖事業的姑娘，卑鄙無恥的富農叛徒，貪婪殘酷的法西斯匪徒等等。作者用精邁生動的筆法反映了蘇維埃人民熱愛祖國、熱愛和平的崇高品質預示了勝利必屬於他們。

森林游擊隊

——伊爾曼湖區游擊隊員的故事——

沒有祖國的人好像是不會唱歌的夜鶯

——
鮑珂夫

死亡不是我們的親屬

——
游擊隊諺語

一個陰冷的十月的晚上，葉美爾戈伏森林看守人的屋子前，有一個孤單單的行路人在敲門。屋子的主人過了很久才答應——這時候是不會有人來串門兒的。可是敲門的聲音好像很有把握，看家狗的吠叫也是友好的。森林看守人光着腳板，拍達拍達的走到門口，順路摸索着他那支散彈槍。

「誰啊？」

「開門哪，爸爸。是我，巴維爾。」

「你打哪兒來的？」森林看守人並不忙於開門，先謹慎地問道。

「我是從窩裏飛來的，」敲門的人說，顯然暗示了口令。「讓我進來吧，爸爸，我濕透啦。」

森林看守人刷地抽開門。

「你該別再在晚上東逛西蕩的啦，你這個小鬼。你光會嚇唬人，」他一面開門讓他兒

子進來，一面囑咐着。

夜晚的冷風捲進黝黑的房間，順着地板吹去，把門簾吹得呼啦啦的飄。外面樹木的噹噹噹噹的聲音是這樣清晰，好像噹噹發響、搖搖擺擺的不是樹木，而是這座小屋子的牆壁。

「你幹嗎把屋子裏弄得漆黑的？」兒子說，暗中摸到桌子邊。「把燈點上，爸爸，有一件事要做哪。」

「等到明天早晨不行嗎？」

「點上燈。這件事我們越早做完越好。」

「出了什麼岔子？你們挨了打，還是怎麼的？」

「差不多。嘖嘖嘖，我真凍僵啦。有伏特加嗎？你聽到什麼關於我們的消息沒有，爸爸？有誰來過這裏嗎？」

「有四個人經過這裏，要通過淪陷區到前線去。我就領他們到正路上，指點他們怎麼去。別人可沒有了。」

「到前線去！那就是你和我該去的地方，跟在他們後面，」巴維爾嘆了一口氣說，同時拔掉靴子，解開綁腿。

森林看守人點起一盞小小的石蠟燈，似乎沒有聽到他兒子的話似的，不去答腔，却開口說：

「喝點茶嗎？我去叫娜塔里亞。」

「讓她睡着，我要跟你談談。」

巴維爾脫掉那件濕透的有深兜帽的雨披，脫下棉茄克，站在那裏——他是一個二十三歲的瘦削矮小的年輕人，汗毛般的鬍子一禮拜沒有刮了。

森林看守人身體壯健，肩膀寬闊，肌肉結實得好像要把衣服都掙破似的，他默默地打量着他的兒子。

「嘿，爸爸，他們打垮了我們，」巴維爾在桌子邊坐下，終於說出來了。「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珂羅斯節列夫死啦。」

「珂羅斯節列夫？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森林看守人應聲說，他皺起眉頭，好像不能想像這種事情似的。

「米海依爾·伊里奇·西特尼珂夫完啦。尼古來·波爾夏珂夫也一樣。蘇霍夫九死一生才從德國人那裏逃了出來。」

「哼，如果他沒有逃脫性命，倒也不是大損失。別的人真可惜。你怎麼啦？你自己也

參加了戰鬥嗎，你看到沒有？」

巴維爾點點頭。

「我們全在那裏。如果我說我們四十個人中間只剩下十五個人，我怕還說得樂觀些。我們是一個一個的脫身出來的。我想到了早晨，我們會重新集合在一起。」

「現在誰是頭兒呢？」

「我們現在要頭兒有什麼用？你逃跑的時候用不着誰來指揮……好吧，總之蘇霍夫接手了。」

「你是對我說，現在蘇霍夫當了指揮員嗎？」森林看守人毫不掩飾他的驚訝說。「你想想看！蘇霍夫！好吧，好吧！……你們把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珂羅斯節列夫埋在哪儿呢？」

「我們可沒有工夫辦喪禮呢！他留在後面，跟德國人一起了。」

「什麼話？那是說你們把他活活的丟下了嗎？」

「據說他已經死了。我沒有親眼看見，」巴維爾說。

森林看守人的眉頭皺得更緊了。

「我們非離開不可，」巴維爾說。「我們得越過前線，到我們戰線的後面去。這兒全

完啦。」

「誰對你說我們非離開不可？」森林看守人說。他把燈推過去，好更清楚地看到他的兒子。「你接到什麼命令沒有？」

「現在德國人準會抓住我們的。波爾夏珂夫和西特尼珂夫受了拷問。蘇霍夫親眼看到的。他們輪下來正要拷打他，可是給他逃脫了，他運氣好。」

「你認為他們洩漏了嗎？」

「什麼事情都可能。」

森林看守人用手掌在桌子上一拍。

「閉嘴，你這個傻瓜！誰會洩漏？難道是珂羅斯節列夫？你說的是什麼話？」

「什麼事情都可能，爸爸，」巴維爾避開他父親的眼光，固執地說。「他不洩漏，總有別人洩漏。德國人只要抓住了誰，就不會讓他咬緊牙關的。他們現在隨便哪一天都可能來到這兒。別冒火啦，爸。聽我說。德國人把芬蘭部隊弄到了斯塔拉亞·露沙——有兩千個……都是一輩子待在森林裏的人。他們會叫我們待不下去。」

「那麼，這算是命令呢，還是你自個兒想出來的？」

「蘇霍夫以指揮員的身份作了這個決定。你帶十五個人打不成仗。我就爲了這件事

先跑來通知你。你明白，我們得把我們的東西收在一起。我們要把你的秘密地窖子打開兩處，帶足糧食，就和我家鄉的森林再會啦！」

『我想你請我也一起走吧？』森林看守人冷冷地說。

『當然啦。你不能留下來。明明白白的。』

『這種念頭不會是你想出來的，』森林看守人說。『我要是逮住了那個蘇霍夫，準把他的鬍子拔下來，誰叫他作出這種決定來的。』

『你沒有權力那樣做。他是指揮員，那就是說紀律在他的一方面。』

『指揮員！誰派那個老傻瓜做的？這種指揮員應該一把抓住他的頸脖子，拉起腿來好好的給他一脚。』

『我不勸你那樣做，』巴維爾說。他突然抬起頭，好像在聽什麼聲音。灶頭那面傳來了輕微的悉索聲。

『是你嗎，娜塔里亞？』

『是的，是我。』

『出來吧，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

一個高身材、端莊的、活像她父親的姑娘撇開門簾，走出來站在那兒。她的臉蛋嚴肅

得不像是姑娘，但是天生就那麼一副天真純潔而活潑的神氣，就連那份嚴肅也是迷人的。她的哥哥不禁愛慕地瞧着她。

『你幹嗎不到桌子這兒來？我不是你的男朋友，你用不着這樣害臊，』他說。

『我沒有穿整齊。你要告訴我什麼話？』姑娘把肩巾裹裹緊，滿不在乎地說。『我站在這兒也聽得到。』

『我要說的，妹妹，像電報一樣簡單扼要。阿加地·巴甫洛維奇·蘇霍夫叫我來跟你談談。他說，叫娜塔里亞別再這樣驕傲，嫁給我吧——我會讓她受用不盡。』

『就是這個蘇霍夫，呃？』森林看守人懷疑地問。

『是的，蘇霍夫。你幹嗎要問？他有吃的穿的，他有錢。他會回到我們的戰線後面，他們會給他勳章呢。他能得到休假，帶了娜塔里亞上莫斯科，在那兒，她可以從早到晚看看電影，喝喝檸檬水。』巴維爾說了，自己哈哈大笑起來，彷彿說了些特別俏皮的話似的。

『怎麼樣，娜塔里亞？』父親問道。『你對這個蘇霍夫的檸檬水有胃口嗎？你瞧瞧巴維爾，看他自己多麼神魂顛倒——他的眼睛都放光啦。』

娜塔里亞把肩巾裹得更緊些，可是沒有答腔。兩個男人一聲不響地等着。

『我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也沒有什麼指望，』她終於說。『上次蘇霍夫跟我糾纏不清』

的時候，我就對你們說過了，我說我戀愛啦，戀愛的程度不是話語可以形容的，說我在等待幸福，像青草等待陽光一般……可是這一切都粉碎了，現在我的生命中沒有什麼可以指望的，我不打算離開這兒。他到哪兒去找我呢？我要是離開的話，他不會找着我的。」

『誰會來找你？』巴維爾揶揄着說。『像你這樣的一個寶貝！』他音調裏帶着同樣的嘲笑，轉向他的父親說：

『她是不是還在呆想那個春天裏在這兒東逛西蕩的愛跳舞的傢伙？關於他，要說的話太多啦！德國人把他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我想恐怕連馬鞍都沒剩下一個，別說人啦。』

『什麼事都是可能的，』娜塔里亞嚴肅地說。『有時候會碰到這種事情：你接到一個通知，說某某人陣亡了，他的伙伴寫信來也這麼說，你甚至還領到他名下的一筆撫卹金，之後忽然有人敲敲門，走進來的竟是他本人……不，爸爸，我要等亞歷克西，』她突然撩開門簾，走到後面去了。

『別傻啦。你跟蘇霍夫結婚……』巴維爾開口說，但是他的父親打斷了他的話：

『夠啦！你睡吧！』他呼的一口氣，吹熄了燈。

巴維爾在桌子旁邊的長凳上躺下來，用他父親的舊大衣蓋住身體。

「當你聽到一隻貓頭鷹叫三聲的時候，可能是我們的人，讓他進來好啦。口令是「坦波夫。」」他說。

老頭兒沒有答話，上床去睡了。

他的兒子告訴他的消息使他非常焦躁煩亂。區黨委書記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珂羅斯節列夫所領導的游擊部隊，是伊爾曼湖和瓦爾戴之間地區的最精銳的部隊之一。

這兒，在這個分佈着湖泊和沼澤的濃密森林裏，在這個一度掩護過諾夫戈羅德英勇人物的古老湖區裏^①，游擊隊員設下了他們的獵場。珂羅斯節列夫自己是伊爾曼區的人，從小就是漁夫。他像一隻老狼似的熟悉森林，又能像一隻野鴨似的穿過湖畔的叢林。他是一個森林中的漁夫，很少有人能像他這樣兩方面都熟悉。彷彿上帝親自使他成爲一個游擊隊員似的。德國人還在維節勃斯克的時候，他就貯藏了足夠維持六個月的糧食，把它們和足夠配備兩百個人的武器一起埋在森林裏，他同時又把集體農莊的牲口——四十頭牛和幾十匹馬——趕進森林。還在下雨的時候，他的游擊隊員們就把雪鞋和雪橇帶進森林，合作工場替游擊隊員縫起白色偽裝外衣，讓他們穿了在雪地中不會被發現。他把這一切分

① 諾夫戈羅德 (Novgorod)：蘇聯西北部伊爾曼湖之北的城市，一二四〇年至一二四二年間，由於沼澤

滿佈的地理條件，在蒙古人侵略中未遭浩劫，並擊退支持蒙古人的莫斯科王公的進攻。